

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

子
梨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百花散文书系

当代部分

主编

徐柏容

郑法清

孙

犁
散文

金梅编

选集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孙犁散文选集/孙犁著;金梅编.—2版.—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4
(百花散文书系.当代散文丛书)
ISBN 7-5306-1180-1

I.孙... II.①孙...②金...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96517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 字数 170 千字

2004 年 9 月第 2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 定价:28.00 元

序 言

金 梅

—

孙犁——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。1913年，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。原名孙树勋，发表作品时，间或也用“孙芸夫”、“芸斋”等笔名。

孙犁在家乡度过了幼年时代，并上完初级小学。1924年，到父亲就职的本省安国县城内，上高级小学。在那里，开始接触到“五四”新文学作品，对鲁迅、叶圣陶等人的小说，尤为喜爱。1926年，孙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。保定是一座文化古

城。育德中学在北方久负盛名，有质量较高的师资。语文老师，热情地鼓励学生学习写作。孙犁上初中期间，即在《育德月刊》发表过小说与独幕剧。高中时，他读了不少新型的社会科学书籍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文学作品。对文艺理论研究产生了深浓的兴趣，并开始写作这方面的文章，为以后从事文学工作，打下了基础。

孙犁高中毕业后，因家庭困难，没能继续升学，在北平流浪了三年。这期间，为了生活，曾到市政机关和小学校当过职员。在市政机关，孙犁第一次见到了旧官场、旧衙门的腐败景象。由于不习惯官场职业，他常到图书馆去看书，到旧书摊上寻找革命书刊，带回公寓中阅读。他也经常向一些报刊投稿，想从这方面打开一条生活之路，但稿子很少被采用。其中有一首诗歌在《大公报·小公园》上登了出来。诗中抒发了对现实生活的愤懑不平，表示他要离开大城市，回到农村去。

1936年暑假后，孙犁到本省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书，当六年级级任和国文教员。在学校时，他经常从上海邮购革命文艺书刊，孤灯夜读，刻

苦进修。也初步了解了白洋淀一带的风土人情和群众的生活状况。

次年夏,“七七”事变发生,孙犁随即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。在冀中时,为了鼓舞群众的斗志,他编辑出版了革命诗抄《海燕之歌》。在《红星》杂志和《冀中导报》副刊,发表了《现实主义文学论》、《鲁迅论》等长篇论文,写作并出版了《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》一书。

1938年秋季,孙犁到冀中军区主办的抗战学院任教官,讲授“抗战文艺”和“中国近代史”等课程。

一年后,孙犁调往晋察冀边区所在地阜平,分配到刚刚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从事通讯指导工作。结合遇到的实际问题,他编写了一本小册子《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》。并编辑油印刊物《文艺通讯》。在这个刊物上,发表短篇小说《一天的工作》和散文《识字班》等作品。这是孙犁文学创作的开始。此后四五年间,他相继在晋察冀文联、《晋察冀日报》、华北联大等单位从事编辑和教学工作,同时从事文学创作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《邢兰》、《战士》、《芦苇》、《女人

们》、《琴和箫》、《丈夫》等，散文《投宿》、《冬天，战斗的外围》、《她从天津来》等。其间，1941年，曾回冀中一次，帮助编辑群众性征文集《冀中一日》；根据编辑心得，写成《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》，即后来改名的《文艺学习》一书。

1944年，孙犁前往延安，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。生活较为安定，也有更多时间可以创作。一年多中间，他接连写出《山里的春天》、《杀楼》、《荷花淀》、《芦花荡》、《村落战》等短篇小说，《游击区生活一星期》、《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》等散文。由于这些作品的创作成功，孙犁在更大范围内，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。《荷花淀》、《芦花荡》等短篇小说，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品，并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，奠定了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，孙犁回到冀中，下乡从事创作，并参加土地改革工作。及至1949年初进入天津，他的主要作品有《钟》、《碑》、《“藏”》、《嘱咐》、《光荣》等短篇小说和后来结集为《农村速写》的一组散文。

解放初期的头六七年间，孙犁一边在《天津日

报》主持编辑《文艺周刊》，为培养和造就新一代作家、推动新文艺创作，做了大量成绩显著的工作；一边继续从事创作和文学评论，写有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，中篇小说《村歌》、《铁木前传》，论文集《文学短论》和散文集《津门小集》等。这些创作和论著的出版，使孙犁在文学界赢得了更大的声誉。1956年以后，他身体不好，写作逐渐减少了。

60年代中，当孙犁身体稍有康复，可以重新执笔时，很快就遇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又被迫停止了创作。

令人振奋的是，1976年，当祸国殃民、践踏艺园的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之时，孙犁虽已步入老年，但正是从那时起，他的创作情绪，再次进入了最佳状态。如果说，40年代是孙犁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高潮期，50年代前期为第二个高潮期，70年代后期以来，则是他的第三个创作高潮期。近15年间，是孙犁创作尤其在散文创作上，收获最丰盛、成就最辉煌的时期。他接连出版了《晚华集》、《秀露集》等9本集子。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作家，平均一二年写作出版一本散文集，又都在

读书界引起热烈的反响。这是我国新时期散文创作界的一大景观。

二

收入本书的孙犁散文，系新中国建立后的创作。从题材内容上看，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。

（一）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热情赞歌。

这类作品，主要写于作者的第二个创作高潮期。

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，孙犁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，以其敏锐的感觉，迅捷地记下了工人农民的生活，特别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变化。这些作品（如《团结》、《宿舍》、《齐满花》等），好像是走马观花式的记录，实则不然。由于作者的感觉，来自新旧生活的强烈对比，因此，在对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所作的热情洋溢的赞颂中，蕴含着一种深沉的历史感。这种历史感，不一定就直接显露于字面，却时时在引发着读者的联想。从表现手法看，作者非常

注意，也善于选择与勾勒日常生活的细节和场景。当其从中真切地感受到新生活的内含与旋律，他就举重若轻地抓住那一点一滴，并以轻松活泼、小溪流淌般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，简洁，清新，明快，又富于绵长的韵味。

孙犁反复申述过，他的这样一种创作主张与美学理想：“我们愿意看到令人充满希望的东西，春天的花朵，春天的鸟叫；不愿意去接近悲惨的东西”；“文学是追求真美善的，宣扬真美善的。”^①从正面着力于描绘现实生活中涌现的，真的、美的、善的人物和事物，是孙犁 50 年代中期以前的主要创作风貌。这里选入的几篇城乡生活的速写，是作者以往创作风貌的延续与发扬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对假恶丑事物的视而不见，或者在作品中有意加以回避。孙犁的美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并非如此。与以往一样，写于 50 年代的这组城乡速写，也全面地和辩证地体现着他的创作主张和美学理想。如在《齐满花》一作中，他写了满花的姐姐与姐夫，那是两个浑身散发着假恶丑

① 孙犁：《文学和生活的路》。

气息的人物。但那些描写，只是为了衬托满花的可爱形象，为了更有力度地丰满地写出这一人物的成长过程。作品写了真美善与假恶丑的一番较量，并将结局归趋于真美善的胜利与发扬。

顺此提及 50 年代中期、尤其 70 年代后期以来，孙犁创作风貌有否变化的问题。以我看，他的美学理想与创作主张是一贯的，但在表现方式上，却是有些变化的。在《黄鹂》，甚至在《删去的文字》等一些篇章中，他仍在描写着特定情景中的美好的人与事，但其多数涉及现时题材的作品，描写的侧重点，已向揭露与抨击假恶丑的人情世态方面有所倾斜。贯串始终的，仍是对真美善的强烈渴望，但那毕竟不是对有关相应物的直接描写，而是一种内在的思想与情感，是作品所要达到的思想艺术效果。如果说，50 年代中期之前，孙犁是在从正面赞颂着与张扬着真美善，从 50 年代中期、尤其 70 年代末期以后，他是在对假恶丑的揭露与抨击中，呼唤着与维护着真美善了。

（二）作家个人生活、文学道路的回顾与总结。

十年浩劫的人妖颠倒和凶残无道，给孙犁带来的，不单是肉体上的痛苦，更有精神上的折磨。

那种情景，与他个人和一切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，并为之而艰苦奋斗的历程，完全背道而驰。但这并不能模糊和动摇他所恪守和奔赴的人生目标。《保定旧事》、《同口旧事》、《平原的觉醒》、《在阜平》、《吃粥有感》，以及《服装的故事》等作品，分别叙述了作者不同时期的生活经历和文字生涯，贯串于篇章间的，是对以往战斗历程和思想感情的珍惜与恋念。那是铭心刻骨、没齿难忘的，是与血肉生命同在的；它溶入了当事者的一思一虑、一动一念，以至于今天喝着胡萝卜棒子面稀粥的时候，也会勾念起战争年代，以几个胡萝卜充饥的情景，事隔四十多年，那几个胡萝卜的“香美甜脆”，“还好像遗留在唇齿之间。”^①

真诚的回忆，不会是无因而生，无的放矢，也不会是对历史的单纯追思；它起始于现实的触发，是对歪曲历史的现实行为的一种反拨，是对现实缺憾的一种补偿。而作为作家回忆以往所经历的一切，也还有另一番意义。孙犁在中学毕业后没能继续升学，就有了想当作家的“雄心壮

① 孙犁：《吃粥有感》。

志”，但在北平的一段生活，又使他意识到，那只能是一种“痴心妄想”，所以他“只好去当小学教员”。并非在学识与文字上缺乏必要的准备，是时代环境和个人的生活实践，还没有为他提供充足的条件。而正是他后来所经历的特定时代、他所选择的生活道路，使他获得了走上文学之路的契机。他说：“随着征战的路，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。……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随手可以捡到的碎小的石块，随便向哪里一碰，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。”^①孙犁在文学创作的境界和艺术风格上，是有自己的追求的。从其一系列回忆文章来看，主要也是他所经历的时代生活，他个人在时代中获得的独特的生活感受，形成、充实、巩固并实现着，他在文学创作上的美学理想和艺术风格。

（三）痛惜一代英才的亡故殒灭。

这类作品，多系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创作。这是有原因的。

“四人帮”作恶多端，其最大的罪孽，莫过于

^① 孙犁：《在阜平》。

对人的迫害、摧残。作者青年时代结识的不少文艺界的英才彦俊，就因了那场劫难含冤去世。为文悼念他们，并非仅仅出于友情、秉于礼义，更重要的，是对作恶者表示一种强烈的义愤与控诉。但这是一组伤感而欲哭无泪的文章，作者在痛定思痛中，以极平静的笔触，追忆着与友人的交往；行文时，又与先前晤对一样，肺腑洞开，至情至性。其文章的动人处，也在这里。

通常悼念性文字，由于对亡故者，只言其大，不言其小，多概括性叙述而少细节描绘，或一味地歌功颂德，有意不及亡故者的缺憾（与这点相对的孙犁写法，后文再谈），往往给人以空疏干巴之感，不能重见亡故者有血有肉的形象。孙犁的文章，则从平凡处和细小处着笔。例如在《悼画家马达》中，有这样一个细节：

一九六六年冬季，有一群人，闯进了他的住宅，翻箱倒柜。马达俯在他出生不久的儿子身上，安静地对进来的人说：

“你们，什么东西也可以拿去，不要吓着我的小孩！”

他在六十多岁时，才有了这个孩子。

解放以后，马达远隔红尘，离群索居，孜孜以求的，是艺术。但此时此刻，他视之为最高境界的，不再是艺术——艺术也不再高贵，而是他的孩子。这样去描写特殊环境中的马达，才是真实可信的：马达同样是一个有血有肉、富于人之常情的平凡的、普通的人；他想远隔红尘，离群索居，红尘却没有远隔了他，一些“群众”也终于不能放过他。

（四）体悟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哲理。

或以写实为主，以事达理，随着对生活现象的完成描绘，推衍、归纳、升发出某种人生哲理；或从某种哲理起笔，夹叙夹议，以现实生活形象地说明、印证、发挥有关论点。前者类近小品，如《成活的树苗》、《鸡叫》、《火炉》、《菜花》等；后者则为通常称谓的杂文，如总题《芸斋琐谈》中的多数篇什。

《芸斋琐谈》中的杂文，一样是对现实生活的体证与升华，但其表达人生感悟的方式，与《菜花》等一类小品不同。以《我的价值和位置》为

例：作者说，由于现实生活的感发，现在要用回忆的方法，“重新发现一次”自己。在反讽式的起笔与点题中，作者循沿着人生历程，历数了自己在几个历史环节上，所处的实际“位置”、获得的实际“价值”。幽默俏皮的议论，与形象的生活描绘交融一体。经过了层层论列与剖析，最后作出了富有说服力与现实意义的结论：“价值与位置，是辩证的统一，其基础为经济与政治。通俗言之，即金钱与时运。一般人，不能自我发现，皆由社会或旁人发现。”关于人的价值与位置，孙犁这一富有人生根据的发现方式与立论方式，与时下那些空泛的、喋喋不休的以至声嘶力竭的议论相比较，要切实得多，高明得多，也深刻得多。而文章结尾的两段话，与开篇相呼应，无疑又是对时髦理论的有力针砭：那种自我膨胀的方法，永远发现不了自己的真正的价值和位置。

（五）议论文坛现状，申述美学理想。

中国当代文学，从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以来，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。但也毋庸讳言，在创作思想与实践中，出现了一些新的不良现象。孙犁在热情肯定、称赞新时期创作成果（如他对

铁凝、贾平凹等创作的推崇)的同时,以他数十年生活、创作实践获得的经验和洞察力,及其对文学艺术境界的一贯追求,力排流俗,张扬高洁,写了大量批评文坛弊端,申述其美学理想的议论性文章。在当时,他的批评,可以说是不合时俗的独唱。为此,曾遭到某些时髦文士的非议与愤愤。但他始终无悔,不改初衷。从《文林谈屑》、《风烛庵文学杂记》到《庚午文学杂记》等,这类随时记下的札记、杂感中,读者们可以看到,孙犁面对文坛现状,在思考着它的发展前景。也可以看到,以追求、维护、宣扬真美善的唯一宗旨的,孙犁的那颗艺术家的良心。这类文学杂记,对某些不良现象的批评,具体形象,笔锋犀利,直逼要害,并富预见性,表现了作者对文学艺术规律和多数读者心理的深切理解。

《谈美》、《谈作家的素质》等文章,系作者80年代以来,申述其美学理想的部分篇什,是与青年创作、研究人员的倾心交谈。虽说是正面性的文字,又都富于针对性与现实性;论点的准确明晰和新颖独到,与当时泛滥文坛的,那类不知所云、故作高深的玄学空论,适成鲜明比照。在其